

马礼逊学校教育对唐廷枢的影响

李小英 方会红

摘要 唐廷枢作为著名买办和洋务运动重要人物的历史早已受到颇多学者的关注,但是出生于广东香山县这么一个小地方的穷小子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这其实跟他的早期教育和经历是分不开的。从《中国丛报》有关马礼逊教育会的报道和唐廷枢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对唐廷枢在知识能力、道德品质、社会交往、个人追求等方面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 唐廷枢 马礼逊学校 教育 影响

中图分类号 K25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8-04-08

Influence of Education in the School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on Tang Tingshu

Li Xiaoying, Fang Huihong

Abstract Tang Tingshu's experience as a well-known comprador and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of Qing government has drawn plenty of attention from various scholars. However, as a boy born in a little village of Guangdong province, why could he achieve so much? Actually it was inseparable from his early education and work experience. From the reports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in Chinese Repository and Tang Tingshu's later performanc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chool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had an important and positive influence on Tang Tingshu in terms of intellect, morality, social contact and personal pursuit.

Keyword Tang Tingshu; School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education; influence

珠海近代历史名人唐廷枢(又名唐亚区、唐景星)主要以买办、民族资本家和洋务运动重要人物的身份为世人所知。已有文献,如汪敬虞^{[1][2]}、唐有淦^[3]、刘广京^[4]、郝延平^[5]、胡海建^[6]等都着眼于唐廷枢后期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和贡献,而对其早年受教育的情况以及做买办之前的十年翻译生涯涉及甚少。卡尔史密斯(Carl Smith)^[7]的著作中对唐氏兄弟——唐廷枢和唐廷植——的早期经历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梳理和讨论,但正如他所言,有关唐廷枢这一时期的史料十分有限^{[7]34}。汪敬虞^[2]书中只简单罗列了其翻译职位变迁的年谱,陈雅晴^[8]也只有他在香港政府做翻译时的零星记录。这对我们全面了解唐廷枢这一杰出人物显然是不够的。正如现代心理学在分析一个人时常常会问及童年的经历,强调原生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一个人的成长经历,包括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经历也势必对其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法国社会实践理论提出者布

迪厄看来,“行动者是在场域中运用资本在惯习的指导下进行实践的,而惯习来自于行动者长期的实践活动,一旦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经验就会内化为人们的意识,去指挥和调动行动者的行为,成为行动者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模式、行为策略等行动和精神强有力的生成机制”^{[9]59}。因此,探讨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接受的六年教育对其后来的成就和一生的影响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的受教育经历

马礼逊学校最早成立于1839年11月,首批共六名学生,包括唐廷枢的哥哥唐廷植、容闳、黄胜等。唐廷枢于1841年11月入校,是该校第二批学生^{[10]623}。该班起初共四名学生,由布朗(Brown)管理,于1845年4月开始由布朗的助理博尼(Bonney)接管。同时有两名学生由于生病回家,因此该班后来其实只有两名学生^{[11]479}。1847年1月,布朗回国后,其工作由威廉梅西(William Macy)接替,三年后由于经费不足,该校关闭。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从 1841—1849 年对马礼逊教育会有非常翔实的报道,包括布朗的年度汇报和学生习作。虽然大多数汇报和习作都是围绕一班的六名学生,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马礼逊学校教育的概况以及学生总体的思想和表现,因为所有的班级遵循的都是布朗的教学理念。因此,这些报道对研究马礼逊学校对唐廷枢个人的影响也很有参考价值。尽管卡尔史密斯^[7]、史静寰和王立新^[12]对这一问题已经有过一些探讨,但首先,他们的研究针对的不是唐廷枢个人,其次,比起唐廷枢,他们更侧重于唐廷植和容闳。下面我们就从马礼逊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布朗的教育理念出发,通过分析一班学生的习作,结合唐廷枢成年后的表现作一些探讨。

二、马礼逊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布朗的教育理念

1834 年 8 月,东印度公司多年翻译、英华书院创办人、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广州去世。为纪念其成就,他的一些好友提出成立一个教育机构。1836 年 9 月,马礼逊教育会在广州成立,由邓特(Dent,又译颠地)任主席。教育会的宗旨是“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教中国孩子学英文,同时也教中文,并以此为媒介,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传授给他们。在校学生还将读《圣经》和其他有关基督教的书……使他们成为教育会有智慧、勤劳、理智和道德高尚的人,在人生的各个岗位都能履行好他们对自己、家人和上帝肩负的职责”^{[11]468}。教育会此举显然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企图以教育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假设在校学生中有十分之一的人投身于对他们同胞的教育事业,他们的学生又有十分之一的人效仿他们,那么可想而知,数年后他们的影响范围将会有多广!”^{[13]604}尽管他们想让学生们投身基督教教育事业的愿望基本没有实现,但他们在培养有智慧、勤劳、理智和道德高尚的人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马礼逊学校的第一位教师布朗于 1839 年 2 月抵达澳门,学了 6 个多月的汉语后,学校招收了首批 6 名学生,于同年 11 月 4 日在澳门正式开办。“学生的数量较少,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追求质量,而不是展示数量……这样对于能入读的学生就是一项殊荣。”^{[14]565}与英华书院以培养宗教人才为目标不同,马礼逊学校培养的是具有基督精神和接受西方影响的世俗人才。

布朗出生于 1810 年 5 月 16 日的美国康涅狄格州,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1832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

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神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纽约一家聋哑学校当老师。“布朗虽被聘为牧师,但严格说来他并非受差会派遣来华宣教的传教士,而是应马礼逊教育会之邀来华从事教育工作的。”^{[12]62}这些老师特别是后蒙老师勃郎先生,不但学识渊博,而且教学经验丰富。“未入耶鲁大学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经验矣。故对于各种学生……均能审其心理而管束之。”^[15]

布朗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对理论的理解,努力引入一种最能实现他传教目标的教育模式,包括评估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以及该体系与中国社会、文化和宗教的关系,还有他的教育模式对学生民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在布朗看来,中国文化中的保守性是落后的表现。他希望西方教育能解放中国的思想,使中国“受惠”于西方文明。布朗认为,他的任务是培养中国的基督教人,他不想将他的学生从中国人的生活主流中分离出去。“我们很确定我们培养的这些人都会回到他们自己的同胞当中,在以后的生活中与他们接触,尽管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很大提升(我们希望如此),但他们始终是中国人。”^{[14]583}他还说:“这个学校要想成功的话,学生们应该彻底学习他们自己的文学,否则他们永远也无法把他们从外语中学来的知识注入到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去,他们也不可能得到一个以大量的文学学习来区别于他人的民族的尊重。”^{[14]584}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认识 and 理念,马礼逊学校实行的是半天中文半天英文的教学模式。得益于布朗良好的教学方法和理念,学生们(尤其前两批)英汉语言能力都很强,道德品质也很过硬,李鸿章曾评价唐廷枢“熟悉中外语言文字”^{[1]158}。

三、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对唐廷枢的影响

1. 知识能力方面。正如布朗所言,在中国旧的教育体制下,老师不教授科学,学生的自我探索精神也受到压抑,一个人的天性无法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16]631}。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学校的教育除了教会学生识字和熟悉汉语结构外没有任何价值,学生们完全靠死记硬背,不用思考、不需要推理论证^{[17]549},老师们甚至都不讲解要学生读背的东西,教育的目的就是掌握汉语知识。一个学生在习作中也这么写到:“一个中国读书人读 20 年书,最后除了会读书写字外,别的什么也不会。”^{[17]339-340}布朗感觉到要“打开”中国,其教育模式必须被一种能培养独立批判思维的模式所替代^{[7]15}。在马礼

逊学校,学生们除了学习英语和汉语外,还学数学、地理、历史、生理、化学等科目^{[11]482}。布朗在报告中曾这样说道:“一次只教一个知识点,直到学生们理解了紧接着教下一个,努力培养和训练思维,而不只是提供一些信息。”^{[11]482} 比如,学地理时要求学生画很多地图,包括世界地图,熟悉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地形。

学生们刚入校时,除了自己家的情况外几乎一无所知,对外来事物有着严重的偏见,还非常迷信^{[16]632}。可想而知,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马礼逊学校的教学模式是多么新鲜,尤其对像唐廷枢这么天资聪颖^①的孩子来说,学这些知识简直是如饥似渴。这些知识和能力对唐廷枢后来办实业发挥了重大作用,比如地理知识为他在轮船招商局时开拓航运事业奠定了地理基础,还帮助他亲自去考察和制定唐胥铁路的修建路线。

唐廷枢所在班的第二名老师博尼遵循的也是布朗的教学理念。而且他非常重视学生的英语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尤其在教授他们写作方面下了很大功夫,难怪后来人们不仅称赞唐廷枢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这个人的英文是这样地精通”^{[4]145,169},而且称赞他“说起英语来像一个英国人”^{[4]169}。

2.道德品质方面。马礼逊学校的章程清楚说明它不只是一个“教知识”(teaching)的地方,而且是一个教育机构,目的是培养体、智、德都完善的人。布朗采取的是封闭式教育,因而学生们时刻都在他的监管之下,“这么做避免了他们受到外面的影响而破坏他们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感……总是努力告诉他们要讲良心。他们基本没有违反任何规则,那些规则正是他们的良知和快乐所要求的”^{[14]569}。布朗在每次年度汇报中都会提到学生们在道德方面的表现,如“这些男孩子们道德方面的进步让我感到吃惊,诚实、习惯良好、明辨是非、感恩”^{[14]573}。一个学生在习作中也写道:“拥有财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我们应该用诚实劳动或交易去获得,而他们(政府官员)却用歪门邪道和不正当的方式去获取。”^{[11]507}

唐廷枢过硬的人品和道德感还可以从后来的两个事件得到佐证。第一个是他在高和尔——黄墨洲案中担任巡理厅译员,并曾协助助理检察官审理账簿,后来有几项针对他的指控,称他跟该案也有牵连,虽没有证据证明,但当地媒体有报道,他的声誉因此受损,但是当时好些有影响力的人为他辩护。例如,助理治安法官在审判当地报社编辑的毁谤罪时强烈为他辩护,还建

议他回去继续做译员。首席检察官也给了他高度的赞扬:“唐亚区(Tong Aku)是在我担任首席检察官的两年半里所知的所有欧洲和华人译员中最优秀的译员,甚至包括高和尔先生在内。至于他的信仰和可信度,我认为绝不次于任何人。我相信他是为了高和尔和黄墨洲牺牲了自己。”^{[7]43}

另一件事发生在怡和洋行做买办期间。1868年,唐廷枢附股公正、北清两个轮船公司并担任他们的华籍董事。为此,洋人对他颇有非议,一是认为他赚了大批钱财,二是怀疑在怡和洋行有贪污行为,这使他感到屈辱和愤慨。为此,他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机昔,作了申辩:“我担任现在的职位,已有五年了……我总帮助我的本地朋友……可以说,自从给您当差以来,也许做了一些错事,但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贪污行为,像大多数中国佣人那样。”^{[4]164-165}

由此可见两点,首先,唐廷枢没有脱离华人圈子,正如布朗当初所言,马礼逊学校的教育不能改变他们的民族身份。其次,唐廷枢跟其他华人不一样,他在马礼逊学校所受的教育告诉他做人要讲良心、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

也许有人会说,一个人的人品跟家庭教育也有很大的关系,唐廷枢的高尚品德并不一定都是马礼逊学校教育的功劳。但是马礼逊学校的孩子刚入学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撒谎、满口脏话”^{[16]632}。这跟基督教教义是相冲突的,与西方上层社会也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可以断定,是马礼逊学校的教育改变了唐廷枢。

3.个人追求方面。首先是在对知识追求的态度上,与中国传统社会中教育孩子为“成为人上人”而读书的理念不同,布朗注重的是激发学生们更高级的学习动机,教导他们始终为灵魂的高尚起源和命运而学习^{[11]482}。一个学生在一篇题为《劳动》(Labour)的习作中写到:“不管在人生的任何领域,知识都是力量。知识是幸福快乐的源泉,是一个民族摆脱无知的光芒。知识能帮一个人赢得他人的尊重,能增强国家财富,并且是捍卫一个民族最强的手段,有了知识,国家富强才有了永恒的基础。一个民族若是没有了知识,它将丧失保护堡垒,并陷入痛苦。”^{[11]510} 因此,相比于怀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想法而读书的当时众多的中国读书人,马礼逊学校的学生们对知识的追求可以说一是发自内心的渴望,二是有一种因为看到当时自己国家

和民族的危机而产生的使命感。

其次,也不像当今社会上有些人认为中学甚至大学所学的知识走上社会后无用,因此怀疑学习的必要性,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当时却是这么认为的:“尽管一个人年轻时学到的很多东西从来没有派上过用途,他也没有因此而获得优势,可是这些东西培养和训练了他的思维。他对大自然的奥秘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也洞察了地球、空气以及地球以外的事物的秘密,并且能恰当地做出自己的职业选择。”^{[11]505}可见,老师对他们在这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引导。

第三是在勤劳肯干精神方面,当时的中国人认为“读书人不用像普通人一样去劳动”^{[17]339-340}。相反,马礼逊学校教育学生要为善、为同胞、为造物主去劳动,而不是为了财富。目睹唐胥铁路修建的开平矿务局工程师金达这样写道:“这位干劲十足的总办,虽然面对来自各方面攻击,有愤怒的御史,有迷信的土著,随之时常有朋友和同情他的人离弃了他,但他不顾一切,仍然继续推进工作。”^{[18]121}这些都是马礼逊学校教育宗旨中培养勤劳富有肯干精神的学生的充分表现。

因此,不管是对知识的追求还是事业的追求,马礼逊学校的学生都没有功利心,而是有着非常崇高的使命感,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国家、民族、人类或者上帝,这样的思想境界也是当下的很多年轻人所欠缺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思想境界肯定离不开其老师的影响。这种思想境界在唐廷枢和容闳身上都有着充分的体现。

4. 社会交往方面。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大都出身卑微,刚入校时“无不撒谎、满口脏话、胆小怯懦”^{[16]632},可后来唐廷枢在社会上能以过硬的人品取得他人的信任,通晓中西社会交往礼节,游刃有余于中外官员和商人之间,这显然也得益于马礼逊学校的教育和熏陶。从布朗的多次年度汇报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经常会有对该校的运作情况感兴趣的西方社会人士到访,包括政府官员、商人、军人等,学生们除了能观察到西方社会的交往礼节,也会被要求在这些客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在校所学,如参加考试等。因此,渐渐地胆子也就练出来了。此外,马礼逊学校聘请的两位汉语教师都“很受尊敬、行为举止可谓典范”^{[14]571},教的也都是当时中国私塾里统一的四书五经等经典书目,跟当时清政府中的士大夫官员们所接受的教育是一样的。这些经典书目虽然没有太多的知识,但是教会了唐廷枢他们中国社

会的交往礼节,熟谙中国文人的交往之道,因此后来在洋务运动中,他也可以跟李鸿章这样的清政府高官轻松交往。

5. 对洋人的态度方面。在当时的中国,很多老百姓对于长相奇特的洋人都投以一种不信任的眼光。布朗在报告中说:“1839年这个学校成立时,我要求那些把孩子送来上学的父母签订一份书面协议,即他们的孩子要在学校待八年时间……起初要说服他们签这协议是很不容易的。”^{[11]483}唐廷枢的父亲也签了这么一份协议,但起初也是持怀疑的态度,不明白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不求任何回报地养育和教育自己的孩子,担心布朗这个“洋鬼子”有不良企图,比如拐走到外国去。但是后来明白了,他说道:“我的三个儿子都在贵校读书。他们入校后没有受到任何伤害,相反,大儿子已经能胜任政府部门的口译工作,其他两个儿子也没学任何不好的东西。我此前所担心的你们所教的宗教也让他们变得更好了。”^{[11]473-474}至于马礼逊学校的学生,布朗夫妇对待他们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并且不强迫他们入教。“他们融入到我的家里,我们也努力将他们视为己出,并且鼓励他们把我们视为最好的朋友”,“他们自愿出席我们每天早晚的祷告,总之,我们设法让他们觉得像在家一样,并且给予他们基督信徒的家庭教育。”^{[14]565}。因此,唐廷枢等人眼中的洋人无疑是友善、值得信任的,同时对布朗等人还充满感激之心。这为他们后来去洋人的机构和手下工作奠定了心理和感情基础。例如,唐廷枢在香港殖民政府、上海海关做翻译时,上司都是英国人,后来又去了怡和洋行,也都是跟洋人共事。

四、结语

综上所述,唐廷枢在马礼逊学校的六年教育使他不仅掌握了较强的中英文语言能力,而且对数学、地理、历史等人文和自然学科都有了广泛的了解,不仅学习了知识,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远见,例如开平矿务局成立时,唐廷枢禀李鸿章时就指出:“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煤。煤与铁相为表里,自应一起举办。”“如筑铁路……只需成本银四两,不独可拒洋煤,尚属有利五钱。如每年采煤十五万吨,便可获利银七万五千两。”^{[19]122-123}他的学识告诉他这一系列事件之间的关联性,因而大大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难怪有人说洋务运动可以没有李鸿章,但不能没有唐廷枢。同时,基督教教育极好地培养了他善良正直、乐于助人的人

品和坚韧不屈、勤劳肯干的性格,这为他在社会上立足和开展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而言之,马礼逊学校

的教育对唐廷枢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这同时也论证了教会学校对近代中国的积极作用。

注

①威廉梅西在 1848 年马礼逊学校第十次年度汇报中就提到当时的一班(即唐廷枢所在的班,因为第一批学生已经毕业)有一个学生表现特别突出,作文很有思想和想象力^{[20]38}。他虽没有具体说是谁,但从后来该班学生的表现和成就来看,这个学生应该就是唐廷枢。1858 年,时任香港总督约翰宝灵(John Bowring)在高和尔一案审理结果汇报中提到唐廷枢时也说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21]525}。

参考文献

- [1]汪敬虞.唐廷枢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2]汪敬虞.中国工商业现代化的开拓者——唐廷枢[M].珠海:珠海出版社,2010.
 - [3]唐有淦.从洋行买办到民族资本家.珠海:珠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印,1995.
 - [4]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J].清华学报,1961(4).
 - [5]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 [6]胡海建.论唐廷枢[D].广州:暨南大学,2003.
 - [7]Carl Smith.Chinese Christians:Elites,Middlemen,and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M].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
 - [8]陈雅晴.亦趋亦离:早期港英殖民政府的华人译者(1843-1900)[A].王宏志编.翻译史研究[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9]官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J].理论探讨,2008(3).
 - [10]Brown,The Fifth Annual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N].Chinese Repository,Vol.XII,1843.
 - [11]Chinese Repository,Vol. XIV,1845.
 - [12]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
 - [13]Brown,The Eighth Annual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N].Chinese Repository,Vol.XV,1846.
 - [14]Brown,The Third Annual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N].Chinese Repository,Vol.X,1841.
 - [15]容闳著,恽铁樵、徐凤石译.西学东渐记[M].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75.
 - [16]Brown. The Sixth Annual Report of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N].Chinese Repository, Vol. XIII,1844.
 - [17]Chinese Repository, Vol.XI,1842.
 - [18]Maggie Keswick (Ed.).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en, Matheson &Co. London:Octopus Books Limited,1982.
 - [19]必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20]Chinese Repository,Vol.XVIII,1849.
 - [21]Norton-Kyshe James William.The History of the Laws and Courts of Hong Kong[M].London:T.Fisher Unwin,1898.Vol.1.
- ★基金项目 广东省珠海市 2017-2018 年度哲学社科规划课题(2017YB098)。
- ★作者简介 李小英,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史,翻译社会学研究;方会红,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